



美丽的托斯卡纳

〔美〕 弗朗西丝·梅斯 著 邱艺鸿 译

南海出版公司

Bella Tuscany

美丽的托斯卡纳

Bella Tuscany

〔美〕 弗朗西丝·梅斯 著 邱艺鸿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托斯卡纳/[美]梅斯著;邱艺鸿译. —海
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1.8
ISBN 978-7-5442-5511-0

I. ①美… II. ①梅…②邱…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83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80

BELLA TUSCANY by Frances Mayes
Copyright © 1999 by Frances May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美丽的托斯卡纳

[美] 弗朗西丝·梅斯 著
邱艺鸿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毛文婧 阴牧云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马海燕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8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511-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序言	1
初春的新绿	5
春天的苦野菜	17
散装美酒	27
追春：西西里的棕榈树	35
一份西西里菜单	61
复活节盛典	66
寻春：水上威尼托	78
深入乡野	96
天堂的源头	116

春日私厨	138
环形旅游线路	148
旅行的思考：一本黄页的启示	173
啊，字母印花	179
艺术无处不在	192
疯狂的七月：嗡鸣的古瓮	203
耽于翻译	223
安塞莫的番茄	237
寒冷	248
节奏	256

序言

走进面包坊，新出炉面包的浓浓香味顿时迎面扑来。一位托斯卡纳当地妇女笑吟吟地向我招呼：“欢迎回来。”我昨晚刚到。或许是从加州来此整整二十小时的飞行令我看起来还有些恍惚，她又问了句：“对于倒时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过两天自然就好了。我来这里心情总是很好，时差问题不算严重，就是头几天会在凌晨四点醒来。你呢？”

“我会凝视落日，让身体感受自然的节奏。”

我笑了笑，在心里向她竖起大拇指。世界越来越小，身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大熔炉中，我们日渐趋同。但在意大利乡村，生活依旧踏着千年前的脚步。随手切下一小片，都能品尝到纯正的意大利风味。

我们不在意大利的时候，巴玛苏罗的园子由贝皮打理。他对我们说：“La luna è dura.”（月亮太霸道了。）要我们今天就把洋葱收了。听了他的话，我才想起在这里月亮主宰一切农事。他又说：“要种莴苣，得等 quando la luna è tenera（月亮温柔下来）。”

步行到镇上喝咖啡的途中，我看见一个服务生端出一碗水给客

人的小狗解渴。就在这时，头顶上方传来招呼声：“Buon giorno, una bella giornata!”（早上好，多么美好的一天！）是一位老人将头探出二楼的窗户向路人挥手高喊。人们纷纷热情地回应。镇上的店铺多已开着门，但尚未营业，店主们要先用喷水壶在店门口洒些水，再钻进酒吧喝几口咖啡。我悠闲地喝着卡布奇诺，看了半小时小说，起身付钱时却被告知西蒙妮塔已经付过了。西蒙妮塔？就是那个安静的香水店女老板，我有时会上她那儿买些香皂和乳液。在托斯卡纳，这样的温情时时可遇。

在马里奥的果蔬店，我看见一篮刚上市、还裹着绒毛的榛子。正是夏秋之交，再过些日子，甘美的桃和夏日甜椒便将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柑橘、花菜这类全然不同的秋季果蔬。“瞧瞧，青胡桃。”马里奥说着敲开一颗，小心地剥去壳，将一粒光滑的象牙色胡桃仁递给我。“这种胡桃只能存放三到四天，久了就会干涩。”青胡桃的味道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小时候，每当长了癣或皮疹，厨娘薇莉·贝拉就会榨出青胡桃的汁液涂到我手上。新鲜的胡桃像金色的小球，摸着有点潮湿。“低血压时吃这个最好，”接着他又补充道，“但也不能吃太多，容易上火。”

山城托斯卡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我抱着冒险的心情来到意大利，没想到收获的却是甜蜜的日常生活，即意大利人口中的 *la dolce vita*。

《托斯卡纳艳阳下》是我的第一部回忆录，其中详细记述了我发现巴玛苏罗，也就是那栋坐落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伊特鲁里亚石壁下的荒废古宅的全过程。我逐日体味着山城科尔托纳的魅力，异国厨艺的新奇，在乱石荆棘中整修房屋、拯救一大片山地的艰辛，以及当地居民的热情。与这种种乐趣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更深的喜悦：在

这里，我学会了如何享受不同于以往的新生活。就连那栋房子的名字也深深吸引着我：Bramasole（巴玛苏罗），渴望阳光。没错，我渴望阳光。

我从每一扇窗口走过，匆匆瞥过每一间屋子。这是《托斯卡纳艳阳下》一书的尾句，如今我将它用作《美丽的托斯卡纳》的开头。我知道，无论是就内心还是外在而言，我的意大利之旅刚刚开始。这里的景色千姿百态，不一而足。从我家楼上的窗口望去，亚平宁山脉迤邐绵延。自葱翠的山坡到山谷，橄榄林成片，一栋栋石墙鳞瓦、朴实悦目的农舍散落其间。在这样的景色中，找不到时间的入口，只除了远处山脚下的那枚“绿松石邮票”，那是朋友家的游泳池。极目远眺，尽览独特的意大利风光。东，西，南，北，无不充满意大利的诱惑。历经几个季节的游历，我对托斯卡纳的了解日益增多。到过“意大利长靴”的鞋跟处，走访了西西里和威尼托这些最具意大利风情的所在，也爱上了维罗纳、巴西利卡塔和马尔凯区，还有贝拉奇奥、阿索洛和布隆纳，对特拉西梅诺湖周边城堡小镇的感情更是一日胜似一日。我常站在门前的山地上，远眺湖边的风景。

我们的旅行总以巴玛苏罗为圆心向四周辐射。这些旅行让我更深刻地体味了意大利的多姿多彩和无尽韵味，但最终我仍会回到这栋有着杏黄色外墙、玫瑰红壁画、面朝山谷的房屋。对我而言，这里俨然天堂，而我也力求使它臻于完美。我喜欢植花种草，对待它们一度颇为任性。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园艺，倒不如说是花草满园的效果，比如花圃里的花能否在预定时间开放。我也关注庭院的设计布局，包括花盆的摆放、站在窗口时映入眼帘的色彩等。我曾买过一屋子含苞欲放的鲜花，然后将它们通通移植到自家园子里。但现在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花匠，一呼一吸都融入花园自身的生长节

奏中。我用咖啡渣和土豆皮堆肥，还学会了翻土施肥。

我和埃迪种了许多香草和蔬菜，这也得益于贝皮和弗兰西斯科的指导，他们两位对土地无所不知。为了长远的将来我们栽种了栗树、柏树和其他一些需要若干春秋方能长成的常青树，但也没有忽略石榴、樱桃、梨树这类更讨人喜爱、生长迅速的树种。每次光顾苗圃，我们都要带回新的玫瑰品种。新雨过后，园子里总飘散着一种独特的气味——微酸、潮湿的羊粪味。这是一个精明的牧羊人送过来的，就堆在第二层梯田里，正对着起居室的上方。因为我们搬不动那些羊粪袋子，每遇雨天，就得挪到房子的另一端休息。

购买一处离家七千英里的房子，这举动曾被视为无异于一场豪赌，如今我们却已生活在其中。此间的幸福该如何量化？任何一栋你为之付出心血的漂亮房子都是自我的延伸。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一到意大利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到家了。我第一次走进巴玛苏罗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如今，这种感觉越发强烈。面对心爱的巴玛苏罗，我不无惶恐，我已舍它不下。而它只是兀自站着，静看光影流转与气候变迁。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于科尔托纳

初春的新绿

真是幸运，虽有炎炎烈日，但道路两旁柏树成荫。真是幸运，回到科尔托纳的第一天，就看见一个扛着木板的木匠，肩头立着一只灰色斑纹的小猫正竖直尾巴，像冲浪手一样保持平衡。木匠把木板扔到锯木架上吱吱地锯起来。小猫探身躬背，应和着木匠的节奏，仿佛也在锯木头。我看了一会儿，默默在心中说了声“谢谢”，便步行去镇上喝咖啡了。真是幸运，黄澄澄的连翘点亮了山野。我和埃迪在这块层层梯田的土地上忙碌了七个夏季，每当钥匙插入前门锁孔，幸福便汹涌而至。山头浑圆的亚平宁山脉，沐浴在阳光下的神奇屋子，还有托斯卡纳山城里独特的生活节奏，无不令我心醉神迷。埃迪比我更爱这片土地，他甚至对每一株橄榄树的生长态势都了如指掌。

真是幸运，否则我们进门十分钟后就可能在大门上挂一块“吉屋出售”的牌子，因为两个水泵全部罢工了——旧井的水泵嘎嘎直叫，新井的则嗡嗡作响。我和埃迪看了一眼蓄水池——还能撑上几天。

六年前水泵装进新井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还会与它重逢。此刻，

我们刚到家的第一个早上，三个管道工就已将脑袋伸进井口，用力拽着绳子要把它拉上来。可它仿佛一头巨兽，纹丝不动。后来，吉尔科莫站在井沿上，另外两个站在他旁边，三人喊着号子同时发力，依然没有成功。他们气喘吁吁地笑骂着脱掉上衣，光着膀子，使出了全身力气。终于将那东西拖出来时，吉尔科莫差点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们把水泵抬上货车运走了。

旧井的水泵去年刚换，没费什么力气就拽出来了。泵身缠绕着无花果根须，工人只看了一眼便宣告机器彻底坏了。可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开始挖电线。到中午时分，步道已被挖得四分五裂，整块草坪沟坎遍布，但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原来是老鼠吃掉了包裹电线的绝缘体。这里榛子和杏仁多的是，老鼠为什么要吃塑料呢？害得我家水泵短路。

新井水泵也没法用了，虽然还能发出声响，但已经报废。到家的第三天，我们有了新水泵、用硅酮包好的新电线（原来的电工疏忽了，埋线时原本就该裹上硅酮）、充沛的用水、打了补丁的步道以及缩了水的银行账户。但既然老鼠会吃塑料，又怎么能保证它们不吃硅酮呢？

真是幸运，晚上我们去山上一家本地餐馆用餐时享受到了山鸡烤土豆。三月初的夜空，千万颗繁星流光溢彩。要不是因为这样的美景，埃迪列出的计划清单肯定会把我吓坏：种植新草坪、修剪果树、搭工具棚、改造两个旧浴室、修建新化粪池、油漆百叶窗、买书桌和挂衣橱、种树，还有扩建花园。

石匠普里莫·比安基是巴玛苏罗整修工程的大功臣，来我家商量新的工程计划。他七月份可以动工。“我一月时上过你家屋顶，”他

告诉我们，“你们的朋友唐娜蒂拉说房子漏雨。”我们已经看到书房黄色墙壁上浸水的痕迹。“都是风惹的祸，刮走了好几块瓦片。那天下午我干活时，又起风了，还吹倒了梯子。”

“哦，天哪！”

普里莫笑了，两根食指同时指向地面，意思是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这里的冬季天黑得很早，我仿佛看到普里莫背靠烟囱坐在冰冷的瓦片上，眯起浅蓝色的眼睛望着下面的道路，寒风吹着他的头发根根竖起。“我等又等，没一个人经过。后来来了一辆车，但司机听不见我的声音。大概两个小时后有个女人经过，我向她呼救。这栋房子空了这么多年，她看见屋顶上的我时还以为撞见鬼了，吓得一声尖叫。建议你们考虑尽快换个新屋顶。”

他走开去测量新排水系统的管道长度了。那系统复杂得跟挖战壕差不多。“要想在七月之前把一切搞定，就得赶快备齐浴室建材。”

真是幸运，房子大体已经修缮过：有了中央供暖设施、新门、新厨房、可爱的浴室、重新上漆的横梁、重建的石墙，还整修了放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储藏室。否则下面的新计划恐怕也和再来一次房屋修缮差不多了。“别以为旧房整修可以一步到位，”普里莫告诉我们，“杂七杂八的事简直没完没了。”

单单是呼吸这柔和的春日气息就足以让人心旷神怡了。潺潺的溪水灌溉着梯田。我脱下鞋子，双脚浸泡在冰凉冰凉的水中。岩石遍布的山坡上长出了光滑翠绿的蕨类植物。一只初生的蜥蜴从我的脚趾上跑过，我甚至能感觉到它细细的爪子。

初春的新绿，湿草闪闪发光。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欧洲的春天。

以前，我只在普鲁斯特的书中欣赏过栗树开花的美景，在纳博科夫的文中见识过沿路长满椴树的深街古巷，还从科莱特的作品中认识了大红紫罗兰。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槿梓花会像粉色的火焰般在一夕之间开遍石墙。没有人告诉我，春风竟然暗藏杀机。也没有人说起过紫丁香的与众不同。虽然在意大利待过好几个夏天，我却从未注意到它那心形的叶子。如今，我看到托斯卡纳漫山遍野都点缀着一丛丛白色或淡紫色的丁香。在我家附近，一排丁香花篱一直延伸到一间废弃的农舍前。我冒雨割下一大把花，插入家中的花瓶罐罐。丁香那富有魔力的香气比世间任何花香都更能勾起回忆，将我带回在弗吉尼亚读大学时光。那时我第一次闻到丁香的气味，我的家乡佐治亚州气候温暖，不适宜丁香生长。还记得我当时的想法：竟然不知有这样的芳香，这十八年不是白活了吗？我那时疯狂地迷恋上我的哲学教授，他是个有妇之夫，家里有三个孩子。相思之时，我一遍遍地播放哈里·贝拉方迪的歌曲：莹莹绿地上丁香挂满了露珠。站在宿舍窗口，隔着一簇灌木，我能看见詹姆士河，春天来了，可你却不在身旁。教授身上的衬衫没有熨平，我粗鲁地归咎于他妻子的失职，却对他蓬乱的头发视而不见。

一到春天便按捺不住竞相开放的紫罗兰，香味甜腻，令人窒息。野生双瓣黄水仙（意大利人称之为 *tromboni*）沿着梯田边缘成群结队地怒放，煞是热闹。娇嫩的小山楂（意大利语是 *biancospino*，指的是白刺，而当地人称为 *topospino*，即鼠刺）东一株西一株地散落在上方的梯田里，下面梯田则遍布努力朝着天空生长的果树。我们没有割草——茂盛的草地如今已是黄春菊和雏菊的天下。

这浪涛般阵阵涌来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时光吧，应当是时光慷慨的馈赠。自由流淌的时光，意大利人从不缺乏。身为美国南方人，

我已经习惯了人们谈论南北战争的语气，似乎那件事只发生在十年之前。在我的家乡，离世多年的人仍会被人们提起。有时我甚至觉得，奶奶梅斯随时会走进门来，带着一身薰衣草的香味，紫色衣裙下的身躯依旧是那么柔软。在托斯卡纳，人们用同样语气谈论的却是汉尼拔。公元前二一七年，汉尼拔率军经过此地，与罗马统帅弗拉米尼乌斯展开血战。山城的各种纪念活动名目众多，包括比武、竞技、婚礼和战争，全都是发生在几百年前之事。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也许是令意大利人拥有不同时间观的原因。我在意大利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坠入漫漫的时间之流，但一回到加州又得和时间大动干戈。我的备忘录里塞满了便条纸和名片，通常都随身携带，每天都要写下若干约会安排。有时，我知道自己只能硬着头皮面对接下去的一周，整天忙得手脚不停，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每次制定周计划，我就知道得把一小时当两小时用才能完成任务。我没空见朋友，就算抽空见了，也只想长话短说好赶回去工作。我读过一篇文章，有个美国医生只能利用每天上班路上这点时间来挤奶，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母乳喂养，又不至于耽误工作。《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没空上街的情侣们可以电话购买订婚戒指。我难道也忙到了如此地步？

学术休假，多么人性的想法。各行各业都应该设这样的假期。今年我和埃迪都获得了这难得的休假机会，加上暑假，可以在意大利待上足足六个月。我教了二十年书，这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一分一秒都得好好珍惜。一觉醒来，可以漫无目的地漫步田间看花开花落，岂不美若天堂？再过几日，野鸢尾就要开花了，它们青紫色的尖头仿佛就在我的眼前寸寸拔高。水仙也花期将至，绿叶繁茂，可以看到小小花苞中的那抹鲜黄。

每一天，总有些新事物让我惊喜万分。原本以为过了这么多个夏与冬，我已经足够了解这栋房子与这片山地，没想到惊喜仍然接踵而至。三月十五日，我们在佛罗伦萨走下飞机时地面温度是二十一摄氏度。之后，气温就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上下，只是间或会刮几场风。如今梨花正飘谢，细叶满树。看着白色花瓣落下，我蓦然想起孩提时听过的一个词“桃击”（peach-blow）——意指嫩芽奋力抽出。我家的老无花果树和新栽的石榴树就正在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抽出叶芽。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颜色一定就是春天的绿色。我一直觉得它难以描述，直到看到一只刚出生的蜥蜴宝宝趴在石头上晒太阳。那种色彩就是蜥蜴宝宝闪闪发亮的绿皮肤，是每一片初绽的树叶。“一股力量通过绿色的引线驱使着花儿……”狄兰·托马斯曾这样写道。写得多好啊，自然那复苏万物的力量在每根野草、每株小花、每条树梢上爆发了。在春日暖阳下干活的我，似乎也感觉到自己体内绿色的引线被引燃了。涌动的能量从树叶间倾泻下来，如万花筒般的阳光和拂面的微风让我脱口说出“和风”——这些无心的简单反应，总可以被称为幸福吧。

今年的巴玛苏罗焕然一新。“能找个人帮忙看房子吗？”去年夏末时我问马提尼先生。当时我们要回美国，却还没找到合适人选帮忙遏制花园里狂野的自然力量。弗兰西斯科和贝皮替我照料了好几年土地，但他们只对果树、葡萄树和橄榄树感兴趣。有一次我们请贝皮割草，他开着除草机，像清理荆棘一般毫不留情地将整个园子修理得像片风沙侵蚀区。他和弗兰西斯科看到埃迪买的割草机后连退几步说：“不，不，教授，谢谢。”他们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无法忍受自己推着嗡嗡作响的割草机在草坪上走来走去的样子。

马提尼先生是我们这栋房子的房产中介，他好像什么人都认识。没准他的哪个朋友愿意找份兼职干干。

马提尼先生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我来打理花园。”他从书桌上方取下一个小相框，吹去上面的灰尘，向我们展示他的农学文凭。相框的角上别了一张他二十岁时的小照片，照片里的他一只手放在一头母牛的屁股上。他在农场里长大，现在仍然想念小时候的生活。二战后他卖掉家里的猪，来到镇上做房屋中介。现在到了拿养老金的年龄，他打算年底关了公司，搬去一处大宅子负责看管房产。在意大利，许多人十几岁就开始工作，因此还不算太老时就能拿到养老金。马提尼先生打算来一个中年转业。

我们通常五月底才到意大利，那时种蔬菜已经太晚了。等我们翻好地、买回种子，播种的时间早就过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居家院子里的长刀豆藤攀爬上用竹子搭建的圆锥帐篷。偶尔有几株番茄不顾季节已晚和我们的笨拙，活了下来。但离开此地的那个早上，我们只能愣愣地看着那些绿色的迷你小球摇摇头，知道梦想已经破灭，没法品尝亲手栽种、又大又甜的番茄了。

后来马提尼先生果然变身成为一名园丁。现在他每周都会过来工作几天，有时还会带上弟媳做帮手。

我们每天都去一趟花园——方圆二十英亩的花园都被我们走遍了——要不然就在田里和院子里溜达，看看能否再开辟出地方来植花种草。冬雨让土地柔软了不少，走在上面时感觉地面会略微下陷。这一次我们来得正是时候，我打算大干一番，缔造全佛罗伦萨最绚

烂多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花园。我希望托斯卡纳的每只鸟儿、蝴蝶和蜜蜂都会被我家的百合、茉莉、玫瑰、忍冬、薰衣草、银莲花和其他几百种花草的芬芳吸引过来。尽管仍有可能降温，但我克制不住自己种花的冲动。在花圃的温室里，空气湿润，芳香醉人，艳丽的天竺葵、绣球、矮牵牛、秋海棠和数十种粉色或橘红的玫瑰，诱惑得我一盆盆地搬上车运回家。

埃迪赶紧劝阻：“咳，悠着点！咱们只应该买当季的植物，像薰衣草、迷迭香和鼠尾草。”话倒不错，买这几样正好可以补上去年被寒流冻死的花草的缺。去年冬天下了一场破坏性极大的暴风雪，下雪，化雪，再结冻，就发生在一天之内。“当务之急是多种些树。其他不急，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时间。听着多么悦耳。

花圃送来了五棵柏树、两棵梨树、一棵樱桃树、一棵桃树和两棵杏树，它们被整整齐齐地排放在车道边，等着贝皮和弗兰西斯科过来栽种。关于哪棵树应该种在哪里日照才恰到好处，他们先前就唇枪舌剑过一番。他们刚为冻伤的橄榄树剪过枝，去年那场强降雪让我家的橄榄树也遭了灾。他们搬来梯子，毫不留情地砍掉所有冻伤的树枝，然后领着我们视察灾情。我们站在第一层梯田中一棵奄奄一息的橄榄树前，贝皮和弗兰西斯科忧伤地摇了摇头，仿佛眼前是某个好友的遗体。埃迪也非常伤心，死伤的树木就像他才满三岁的孩子们。即使是幸免于难的小树，原本绿油油的树叶也变得干巴巴，毫无光泽。严寒所造成的最坏的结果是令树皮裂开，裂伤越靠近根部表示伤得越重。每当看到根部裂开的树，他们就会摇着头低声说：“Buttare via.”（挖掉它吧。）至少有十棵树得挖掉，其他若干伤情严重的暂时还生死未卜。但凡还残留几片树叶或根部抽出了细芽的树